

第四章 1999年烏克蘭總統選舉

第一節 前言：

1991年底蘇聯解體之初，烏克蘭與其他前蘇聯的十三個加盟共和國(即俄羅斯所說的近鄰，near abroad)一樣，對俄羅斯始終懷有一份疑懼。它們共同的疑懼是：俄羅斯會找尋適當的時機重新將它們納入其勢力範圍，視彼等為莫斯科的禁鬱；各國的命運將重蹈前蘇聯時期的覆轍。

烏克蘭是歐洲僅次於俄羅斯的第二大國，農產豐饒，素有「歐洲穀倉」的美譽，其農業生產和頓巴次(Donbas)工業區是前蘇聯的經濟支柱。加上烏克蘭人與俄羅斯人同屬斯拉夫族裔，古俄羅斯文化就是濫觴於首都基輔。在這種雙方具有相同的血緣與文化、兼之具有統一經驗的背景下，似乎讓人很難聯想的到烏克蘭的獨立是推倒蘇聯的最後一張骨牌。¹

基輔對莫斯科的疑懼較其餘的新興國家似乎又多了一層。原因是在獨立後的烏克蘭隨即與莫斯科在黑海艦隊的劃分、境內核子武器的裁撤及克里米亞半島的主權歸屬上，基輔和莫斯科處處針鋒相對、互不相讓。直到1994年庫其馬(Leonid Kuchma)總統上任後，他有鑑於經濟持續惡化的烏克蘭極為依賴俄羅斯的能源供應，遂將基輔的對俄政策改弦更張，採取了較以往和緩的態度解決了上述爭端。

我們可從此感受到，烏克蘭最重要的對外政策就是它如何看待與莫斯科的關係。對俄關係可說完全主導了基輔的內政、外交與經濟發展，而對俄政策又與烏克蘭的歷史文化、民眾的集體記憶糾葛在一起。烏克蘭世代綿延的對俄情結在蘇聯末期時因戈巴契夫的改革而發聲，伴隨著烏克蘭的國族建立與民主化同步前

¹ 在1991年蘇聯的「八月政變」後，各加盟共和國紛紛求去。烏克蘭先於8月24日宣佈獨立，接著於12月1日舉行的公民投票中，高達90.3%的民眾贊成脫離蘇聯獨立。最後烏克蘭總統克拉夫區克(Leonid Kravchuk)就和俄羅斯總統葉爾辛及白俄羅斯領導人(當時仍是最高蘇維埃主席)舒斯凱維支(Stanislau Shushkevich)於白俄羅斯的白拉維沙(Belavezha)簽訂了終止蘇聯、合組獨立國協的協議，象徵蘇聯走入歷史。

進，透過選舉的結果而充分表現。那麼基輔的對俄關係究竟為烏克蘭的國內政治(在這裡指的是選舉)帶來甚麼樣的影響呢？各股政治勢力又如何在此競逐？

本章選取的事例是 1999 年的烏克蘭總統選舉，最後的結果由競選連任的庫其馬順利蟬聯。在檢視了烏克蘭的民意走向與各政黨主張的對俄態度之後，我們發現庫其馬獲勝的原因是在對俄政策的光譜上站了一個相對中間的位置，而這個位置在兩輪決選的制度下恰恰是民意的峰點。而庫其馬往民意峰點靠攏的原因則純粹出自勝選的考量，並非個人的政策偏好；因而在單一選區的行政首長選舉下，若候選人個人的政策偏好與民意的峰點分離的時候，勝選的壓力最終會決定候選人於選舉中所採的政策立場。在以下的討論當中，我們將先進入烏克蘭的民意分佈狀況，然後再將分析框架帶入 1999 年的總統選舉中。

第二節 烏克蘭的社會分歧

烏克蘭的社會分歧主要是次族群與地域的分歧。次族群的分歧是指語言的使用，雖然烏克蘭的官方語言是烏克蘭語，但是由於烏克蘭曾經歷俄羅斯帝國與蘇聯的統治，因而俄語還是在某些地區仍是十分普遍；而語言的使用往往反映出某一程度的族群認同。至於地域的分歧則是指東烏克蘭對俄羅斯較為親善，在投票上最支持烏克蘭共產黨；西烏克蘭則是民族主義情緒高亢，希望烏克蘭能在外交政策上不仰莫斯科的鼻息。分歧產生的根源則是來自於不同的歷史記憶，因此接下來將先檢視烏克蘭的歷史背景，之後再討論次族群與地域因素。

1 烏克蘭的歷史背景

「烏克蘭」一詞在俄語的原意是邊疆地帶。雖然現今烏克蘭的首都基輔是俄羅斯民族的發祥地(基輔公國，西元 882—1240)，但在基輔公國因蒙古西征滅亡

後，烏克蘭就成了人煙絕跡的荒地，只有哥薩克人(Cossack)在這一帶活動。哥薩克的意思就是富有冒險心、不願意受到拘束的人，就由於哥薩克人不願受到管束的心態，外交上就成了莫斯科公國、波蘭與立陶宛三方勢力之間的真空地帶。自1648年起，波蘭強迫烏克蘭人民改信天主教，點燃了哥薩克與波蘭間的連年爭戰，²1651年哥薩克首領賀面尼特斯基(Bogdan Khmelnitsky)體認到以哥薩克的軍力不足以對抗波蘭，遂轉向俄羅斯沙皇阿歷克西斯(Alexis Mikhailovich Romanov)求助。俄國貴族議會(Boyar Duma)在經過兩年的討論後，才決定將烏克蘭納入俄羅斯的勢力範圍，這是俄羅斯勢力進入烏克蘭的開始。³然而賀面尼特斯基死後，繼任的哥薩克領袖卻沒有繼續向莫斯科輸誠，烏克蘭的外交再度回到之前周旋列強(俄羅斯、波蘭、新興的瑞典與鄂圖曼土耳其)的局面，待到彼得大帝於北方戰爭(1709)擊敗瑞典，方才正式將一部份的烏克蘭納入版圖，⁴這部份的烏克蘭就是今天我們所稱的東烏克蘭。而西烏克蘭(主要指聶伯河西岸)則繼續受到波蘭的統治，不過隨著波蘭的國勢日衰，西烏克蘭也與波蘭一樣遭到列強瓜分的命運。在俄皇凱撒琳大帝的縱橫捭闔下，西烏克蘭的沃雷尼亞(Volhynia)與聶伯河西岸在十八世紀末成為俄羅斯的一部份，奧國則獲得了加里西亞(Garlicia)地區，⁵可說是俄國與奧國共同瓜分了烏克蘭，但是各國的疆界並未就此確立。1920年波蘭為了收復1792年失去的西烏克蘭，便趁十月革命後的混亂期揮軍長驅烏克蘭，但最後波蘭與紅軍皆師老無功，雙方代表遂簽訂里加條約(Treaty of Riga)協議停戰。里加條約正式使俄羅斯(當時的俄羅斯聯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RSSR)據有東烏克蘭，但是西烏克蘭卻被分別劃歸為波蘭、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與羅馬尼亞，直到二次大戰結束後才落入蘇聯的控制。⁶不同的歷史因而

² 趙威，「俄羅斯與烏克蘭關係」，問題與研究，第34卷1期(84年1月)，頁22—24。

³ 這就是歷史上1654年的別列雅斯拉夫協定(The Agreement of Pereyaslav)，該協定雖然仍尊重哥薩克首領(Hetman)的政治領導與財政權力，但已將烏克蘭視為莫斯科的藩屬。1954年赫魯雪夫就是為了慶祝別列雅斯拉夫協定的三百週年紀念，而將克里米亞半島從俄羅斯劃歸烏克蘭。

⁴ 彼得大帝的作法是設立「小俄羅斯院」(The Little Russian College)作為管轄烏克蘭的最高行政機關。

⁵ Andrew Wilson, *Ukrainian Nationalism in the 1990s* (Cambridge: Cambridge Press, 1997), pp7-14.

⁶ 趙威，「俄羅斯與烏克蘭關係」，頁22—25。

帶來了不同的集體記憶：東烏克蘭自十七世紀中葉就屬於俄羅斯的範疇，受到「俄化」(Russification)政策的薰陶；西烏克蘭則除了一部份於十八世紀短暫地被莫斯科統治外，長時間地受到西方文明(特別是波蘭與奧國)的照拂，沒有與俄羅斯產生緊密的歷史聯繫，列強的瓜分種下了烏克蘭社會分歧的種子。

布爾什維克黨據有東烏克蘭後，先扶植了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Ukrainian SSR)政府，再於1922年12月正式將其納入蘇聯的版圖。東烏克蘭大致包含了在聶伯河東岸(左岸)的盧甘斯克(Luhansk)、頓內茨(Donets'k)、涅伯羅彼得羅夫斯克(Dnipropetrov' sk)、紮波羅熱(Zaporizhzhia)、基輔(Kiev)、波爾塔瓦(Poltava)、蘇米(Sumy)、切爾尼科夫(Chernihiv)、哈爾科夫(Kharkiv)，以及南方的尼古拉耶夫(Mykolaiv)、赫爾松(Kherson)、敖德薩(Odesa)與克里米亞(Crimea)。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東烏克蘭」並不是一個很精確的分法，⁷像南方的各省是俄羅斯的凱薩琳大帝因俄土戰爭勝利而得，原本居住的烏克蘭人就不多。克里米亞半島則是直到1954年才被赫魯雪夫從俄羅斯硬生生地劃歸烏克蘭。⁸但上述各省的確是受俄化政策影響最深的地方。例如頓巴茨的煤業與涅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的航太工業都是在蘇聯時期刻意培植的重點產業，工業發展連帶的則是高速的都市化與俄裔人口的大量流入，使得俄語仍舊是今日東烏克蘭民眾日常使用的語言。

⁷ 「東／西烏克蘭」僅是一種相對的說法；而且東／西的分界因疆界的變動而不甚明確。Andrew Wilson 是按歷史與族群(或次族群)的因素將烏克蘭劃分為加里西亞(Galicia)、沃雷尼亞(Volynia)、其餘西部省份(Other West：外喀爾巴阡 Transcarpathia 與切爾諾夫茨 Chernivtsi 兩省)、聶伯河右岸、聶伯河左岸、東部與南部七大區域。

⁸ 1954年赫魯雪夫為了慶祝別列雅斯拉夫協定的三百週年紀念，而將克里米亞半島從俄羅斯劃歸烏克蘭。

表 4-1 東烏克蘭的語言族群狀況

地區	族群比例(烏克蘭人：俄裔)	語言比重(烏克蘭語：俄語)
聶伯河右岸地區	88.2 % : 10.1 %	56.8 % : 43.2 %
東部	59.3 % : 36.1 %	13.4 % : 86.6 %
南部	65 % : 23.6 %	13.9 % : 86.1 %

註：此表的左岸地區指波爾塔瓦(Poltava)、蘇米(Sumy)、切爾尼科夫(Chernihiv)；東部指哈爾科夫(Kharkiv)、頓內茨(Donets'k)、盧甘斯克(Luhansk)、紮波羅熱(Zaporizhzhia)與涅伯羅波得羅夫斯克(Dnipropetrov'sk)；南部地區指尼古拉耶夫(Mykolaiv)、赫爾松(Kherson)、敖德薩(Odesa)三省。克里米亞半島不在範圍之內。

資料來源：Andrew Wilson, *Ukrainian Nationalism in the 1990s*, p.23.

西烏克蘭的情形則與東烏克蘭相對。現今我們所稱的西烏克蘭大致包括較靠西邊的利沃夫(Lviv)、日托米爾(Ternopil)、伊凡 - 弗蘭科夫(Ivano-Frankivsk)；上述三省即是所謂的加里西亞(Galicia)地區、外喀爾巴仟(Tanscarpathia)、羅夫諾(Rivne)、沃倫(Volyin)；羅、沃兩省即是所謂的沃雷尼亞(Volhynia)地區與聶伯河西岸(右岸)的基洛夫格勒(Kirovohrad)、切爾卡瑟(Cherkasy)、文尼查(Vinnytsia)、日托米爾(Zhytomir)與赫梅利尼茨基(Khmel'nyts'kyi)，一共是十一個省份。西烏克蘭自十四世紀起一直受到波蘭的統治，俄普奧瓜分波蘭後大部份改隸奧匈帝國的版圖，因而長時間地受到西方文明的影響，沒有與俄羅斯產生緊密的歷史聯繫。像加里西亞地區自十九世紀起受到歐洲民族主義風潮的影響，一直是鼓吹烏克蘭民族主義的聖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奧匈帝國隨之瓦解，但俄羅斯亦陷入十月革命後的內戰糾葛，於是烏克蘭成為布爾什維克黨、白軍(沙皇殘部)、波蘭與烏克蘭民族主義派角逐的舞台。1920年里加協議簽訂後波蘭據有加里西亞與沃雷尼亞，俄羅斯則保有東烏克蘭，外喀爾巴仟則劃歸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也據有一部份，⁹西烏克蘭因此雖在一次世界大戰後被三個國家瓜

⁹ Andrew Wilson, *Ukrainian Nationalism in the 1990s*, p.14.

分，卻也使西烏克蘭繼續受到歐洲文明的保障。西烏克蘭直到二次大戰後才遭到蘇聯佔領，在蘇聯時期也沒有受到蘇聯工業化的影響，正由於西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淵源不深，1991年前後也是烏克蘭民族主義聲浪最高的地方。

表 4-2 東西烏克蘭的比較

	東烏克蘭	西烏克蘭
歷史記憶	十七世紀末期即納入俄羅斯版圖，十九世紀起高度的工業化與俄羅斯化(Russification)，於1930年代史達林的農業集體化政策下餓殍遍野，留下難以磨滅的傷痛。但二次大戰後再度工業化與都市化，是大量俄裔人口聚居之處。	十四世紀時起受到波蘭統治，俄普奧瓜分波蘭後受到奧匈帝國的統治，二次大戰時利用德軍入侵的時機反抗莫斯科的統治。戰後才併入蘇聯。
族群分佈	烏克蘭人佔六成；俄裔約佔三成	烏克蘭人佔八成；俄裔約兩成
宗教	以東正教為主	多信仰天主教
語言	俄語為主	烏克蘭語
經濟	工業與製造業，特別以礦業為主，因而在蘇聯時代享有大量的財政補助。	農業、傳統工業與新興服務業
支持政黨	烏克蘭共產黨等左翼政黨	「烏克蘭國民魯赫」(Rukh)等民族主義團體

對經濟的看法	應加強與歐盟及美國的經濟連繫	應重新加強與俄羅斯的經濟連繫
--------	----------------	----------------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烏克蘭的社會分歧是在 1994 年的總統選舉時正式浮現。1991 年蘇聯「八月政變」後，境內各加盟共和國獨立的呼聲響徹雲霄，烏克蘭也不例外，頓巴茨的煤礦工人大罷工，背後的因素就是低迷的經濟，他們認為唯有徹底斷絕與蘇聯的經濟聯繫，才能挽救烏克蘭，1991 年的獨立公投就是這種思維的反應。然而在 91 年的「蘇東變局」後，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民族分歧獲得了解決，蘇聯時代又消除了階級的分歧，所以一時出現了許多以個人為號召的政黨與無黨籍的國會議員。種種的跡象顯示，等到烏克蘭的經濟得到進一步地發展，伴隨商業化的階級分殊(也就是左右對立)會成為烏克蘭的社會分歧，一如西方國家的發展情形。

然而到了 1994 年的總統選舉，經濟情勢依舊不見好轉。時任總統的克拉夫區克為了轉移民眾對經濟現況的不滿，將當年的總統選舉定調為烏克蘭的「二次獨立公投」，強調烏克蘭的獨立地位與推廣烏克蘭語的重要。他的主要對手，前總理庫奇馬則強調烏克蘭在「歐亞」的獨特地位及與俄羅斯密不可分的聯繫，主張恢復與俄羅斯的經濟合作才能挽救烏克蘭。結果一如 3 月國會大選所預示的，親俄的庫奇馬以 52.1 % 的得票擊敗了克拉夫區克的 45.1 %。¹⁰然而東西割據的地域投票格局也浮現出來，庫奇馬橫掃東部、南部與聶伯河左岸的各省份，反之克拉夫區克則保有民族主義情結濃厚的西部各省。

¹⁰ 在 1994 年 3 月的國會大選中，以烏克蘭共產黨為首的左派政團獲得勝利。烏共、社會黨與農民黨一共拿下了 338 席中的 145 席，也迫使克拉夫區克必須在 6 月如期舉行他原先承諾的總統選舉。Andrew Wilson, "Ukraine: Two Presidents and Their Powers," in Ray Taras ed, *Post communist Presid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80-83.

表 4-3 1994 烏克蘭總統選舉第二輪的投票結果

地區	克拉夫區克	庫奇馬
利沃夫(Lviv)	93.8 %	3.9 %
日托米爾(Ternopil)	94.8 %	3.7 %
伊凡 - 弗蘭科夫 (Ivano-Frankivsk)	94.5 %	3.9 %
羅夫諾(Rivne)	87.3 %	10.9 %
沃倫(Volyin)	83.9 %	14.0 %
切爾諾夫茨(Chernivtsi)	61.8 %	35.3 %
基洛夫格勒(Kirovohrad)	45.7 %	49.7 %
切爾卡瑟(Cherkasy)	50.8 %	45.7 %
文尼查(Vinnytsia)	54.3 %	42.3 %
日托米爾(Zhytomir)	55.6 %	41.6 %
赫梅利尼茨基 (Khmel' nyts' kyi)	57.2 %	39.2 %
基輔市(Kiev City)	59.7 %	35.6 %
基輔省(Kiev oblast)	58.3 %	38.4 %
波爾塔瓦(Poltava)	37.4 %	59.2 %
蘇米(Sumy)	28.9 %	67.8 %
切爾尼科夫(Chernihiv)	25.1 %	72.3 %
哈爾科夫(Kharkiv)	26.0 %	71.0 %
頓內茨(Donets'k)	18.5 %	79.0 %
盧甘斯克(Luhansk)	10.1 %	88.0 %
紮波羅熱(Zaporizhzhia)	26.8 %	70.7 %
涅伯羅彼得羅夫斯克 (Dnipropetrov' sk)	29.7 %	67.8 %

尼古拉耶夫(Mykolaiv)	44.7 %	52.8 %
赫爾松(Kherson)	32.1 %	64.6 %
敖德薩(Odesa)	29.2 %	66.8 %
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8.9 %	90.0 %
塞瓦斯托堡市(Sevastopil)	6.5 %	92.0 %
總計	45.1 %	52.1 %

資料來源：烏克蘭中選會網站 <http://www.cvk.uprpack.net>

由此可見，烏克蘭的社會分歧雖是以地域的基礎，但其實是源自於不同的集體記憶，而這種不同的集體記憶則藉著選舉表現出來。烏克蘭的社會分歧一如其他的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一般，是屬前現代性的社會分歧。下面我們就要探討在這樣的氛圍中，烏克蘭國內的各股政治勢力在選舉期間是如何操作他們的政策立場？以下我們將先檢視 1999 年烏克蘭的總統選舉，再將選票極大化的理論帶入事例中。

第三節 1999 年烏克蘭總統選舉

1999 年的烏克蘭總統選舉是該國自 91 年蘇聯解體以來的第二次總統選舉。主要的候選人有五位，他們分別是現任總統庫奇馬(Leonid Kuchma)、烏克蘭共產黨總書記西蒙年科(Petro Symonenko)、前國會議長；社會黨主席莫洛茲(Oleksandr Moroz)、進步社會主義黨的女黨魁威塔蓮珂(Natalya Vitrenko)與前總理馬楚克(Yevhen Marchuk)，但一般公認最具實力的還是庫奇馬和西蒙年科兩

人。庫奇馬原為前蘇聯彈道飛彈的工程師、著名火箭工廠「南方機械製造廠」的黨委書記與總經理，是蘇聯完成 SS—19 飛彈的靈魂人物。庫奇馬後來投身政治，於 1992 年 10 月任烏克蘭前總統克拉夫區克的總理，主導烏克蘭的經濟改革。但後仍因府會間的憲政僵局而辭職。¹¹但之後庫奇馬成功地於 1994 年東山再起，在 7 月的第二輪總統選舉中以振興經濟的訴求擊敗了克拉夫區克，當選為烏克蘭獨立後的第二任總統。不過在庫奇馬主政的五年之中，一方面經濟改革的措施在國會(Verkhovna Rada)中受到以共產黨為首的左派陣營掣肘；¹²另一方面烏克蘭本身的經濟結構相當依賴俄羅斯的能源提供，因而在 1998 年的俄羅斯金融風暴後，庫奇馬政府可說是在經濟改革的路上左支右黹。¹³政府積欠老人的退休金與職工的薪資，但總統庫奇馬卻安插親信於國營企業中任職，加上基輔當局又一手掌控了警察與傳媒。諸如此類不得人望的舉措，大大地斲傷了庫奇馬的聲望。

表 4-4 1991 至 1998 烏克蘭的經濟數據(單位：%)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GDP 成長率	-13.5	-9.9	-14.2	-23	-11.8	-10	-3.2	-3.7
工業生產總值成長率	-4.8	-6.4	-7.6	-27.7	-11.5	-5.1	-1.8	-1.5

¹¹ 庫奇馬自上任以來，其積極的行事作風讓他從總統克拉夫區克手中爭取到經濟事務的主管權，甚至於庫奇馬也將原屬於總統在經濟事務上的緊急命令權(1992 年憲法)轉移到自己手上；可說在庫奇馬任總理期間，烏克蘭在憲政上發展出總統為最高行政首長，但總理掌管經濟事務的分工模式。1993 年 5 月，時任總理的庫奇馬因為國會所給予的六個月緊急命令權已經到期，所以要求國會展延，然而庫奇馬親俄羅斯的經濟政策不為國會所喜，因而演變為總統、國會與總理間的憲政僵局。後來克拉夫區克受到葉爾欽解決府會衝突(1993 年 9 月，葉氏下令解散國會)的啟發，讓庫奇馬掛冠求去。Andrew Wilson, "Ukraine: Two Presidents and Their Powers," pp.78-80.

¹² 仔細檢視烏克蘭的經濟改革進程，我們會發現基輔當局始終在兩條道路上搖擺不定。克拉夫區克與庫奇馬兩位總統大體上主張某一型式的經濟改革，但另一方面在國會中強大的左派力量(共黨與社會黨)卻佔盡上風，主張保有國營企業、減緩私有化進程等，在國會內表現的抗爭方式就是延擱政府的預算案。結果在半總統制的格局下，總統與國會互不相讓，這樣的局面通常以總理下台收場。烏克蘭自 1991 年獨立後至 2001 年止，十年間共經歷了 9 任總理，這幾乎是平均一年更迭一次。關於 1990 年代烏克蘭歷屆總理的經濟改革政策，請參閱洪美蘭，「後共產主義時代烏克蘭之經濟轉型」，美歐季刊，第 14 卷 4 期(89 年冬季)，頁 520—528。

¹³ 據估計，1998 年底烏克蘭的 GDP 較 1997 年同期下跌 1.5%，工業生產總值下跌 4.5%，通貨膨脹率達 13%。郭連成，「步履維艱的烏克蘭財政透析」，東歐中亞研究，2000 年第 1 期，頁 30。

通貨膨脹率	161	2007.7	10155	401.2	181	39.7	10.1	20
失業率	0.3	0.3	0.4	0.4	0.4	1.5	2.8	3.7
財政赤字佔 GDP 的比率	N/A	7.2	N/A	9.6	7.9	4.5	7.1	* 4.8

* 僅統計該年上半年的資料

資料來源：洪美蘭，「後共產主義時代烏克蘭之經濟轉型」，頁 512；郭連成，「步履維艱的烏克蘭財政透析」，頁 27。

與庫奇馬處境相對的則是烏克蘭共黨總書記西蒙年科。烏共雖然在 1991 年蘇聯「八月政變」時一同被宣佈為非法，甚至遭了解散的命運。但如同許多前蘇聯與中東歐國家的情形一樣，共產黨在重新被承認為合法後，憑藉著過去所累積的社會資源、完善的組織架構與動員技巧，加上經濟改革初始所帶來的負作用，很快地就能在地方與國會選舉中嶄露頭角，¹⁴其中又以工業人口與俄語人口多的東烏克蘭特別顯著。1994 年與 1998 年的國會選舉中，烏共都是得票最多的政黨。因而 1998 年共黨國會選舉的勝利自然對於烏克蘭共產黨及其支持者帶來了莫大的信心。

表 4-5 烏克蘭 1994 年與 1998 年的國會選舉結果

	1994 年	1998 年
烏克蘭共產黨(CPU)	86	121
烏克蘭人民魯赫(Rukh)	20	46

¹⁴ 像波蘭的共產黨(波蘭工人黨)的後繼者—「民主左派聯盟」於 1995 年 11 月、2000 年 10 月兩度贏得總統選舉。匈牙利共產黨的後繼者匈牙利社會黨亦於 1994 年 5 月成為國會中的第一大黨，並黨魁胡恩(Gyula Horn)出任總理。

農民黨(Agrarian)	8	34
無黨籍	168	116

註：1994年的國會選舉是全部由單一選區所產生，共有338席；1998年則是採並立制，一半單一選區(225席)，另一半由比例代表產生(225席)，總共有450席。資料來源：Sarah Birch, *Election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Ukraine*(New York: St. Martin's, 2000), p.84; 106-107.

烏共勝選的信心是因為在其餘的主要候選人中，社會黨的莫洛茲並無進入第二輪選舉的實力；激進的歲塔蓮珂是在10月初的一次暗殺未遂後方才異軍突起，之前可說是沒沒無聞；馬楚克雖然曾任安全局長與總理(1995年6月至1996年5月)，但仍舊屬於地方菁英型的政治人物，也就是馬楚克選票的基礎仍是來自自己的家鄉，在全國性的首長選舉中很難佔有優勢。然而最重要的，上述三位候選人都帶有親俄羅斯與社會主義的色彩，這一點和烏克蘭共產黨及西蒙年科的背景十分相近。莫洛茲雖然標榜社會黨主張北歐式的社會主義，但一般認為他在意識形態上與俄羅斯的左派較為接近。莫洛茲還特地在選舉前走訪莫斯科，與俄羅斯共產黨的黨魁祖干諾夫(Gennadi Zyuganov)及莫斯科市市長魯茲科夫(Yurii Luzhkov)會談；¹⁵歲塔蓮珂所領導的進步社會主義黨則在經濟上主張激進，她不僅要求停止烏克蘭現行的經濟改革、不接受國際貨幣基金(IMF)的援助，更以馬克思式的經濟路線作為號召；馬楚克原是庫奇馬的總理，但在1996年5月底卻被庫奇馬以阻撓經濟改革為名閃電解職。外界咸信馬楚克被解任的原因是他曾與當時的俄羅斯總理齊諾米丁(Victor Chernomyrdin)秘密會晤。¹⁶烏克蘭共產黨的打算是，當時西蒙年科靠著烏克蘭共產黨的背景而聲勢扶搖直上，是被公認唯一有能力與現任總統庫奇馬一決雌雄的候選人；待雙方進入第二輪決選(也就是所謂的run-off election)時，莫洛茲、歲塔蓮珂與馬楚克必然會因相似的「色彩」而支持西蒙年科，如此一來烏共就有獲勝的可能。

¹⁵ 中國時報，89年10月31日，版13。

¹⁶ 吳玉山，《抗衡與扈從：兩岸關係新詮》(台北：正中，86年)，頁114。

但是現任總統庫奇馬畢竟掌控了行政資源。不可避免地，庫奇馬陣營於選舉前夕就有不少以行政程序為名，實質是幫庫奇馬拉票的作為。像是國營的 UT-2 電視網於進競選活動時間截止後兀自撥出宣揚現任政府施政成就的宣傳短片。庫奇馬陣營的這些小動作雖然飽受國際選舉觀察團的抨擊，但對穩固他的領先地位也裨益不少。

1999年10月31日第一輪的投票結果揭曉，果然一如外界的預期，現任總統庫奇馬以36.49%的得票居首，烏克蘭共黨總書記西蒙年科以22.24%居次；緊追其後的有莫洛茲的11.29%、歲塔蓮珂的10.97%與馬楚克的8.13%。由於無人能在第一輪選舉中獲得過半數選票的支持，因此將由分居一、二位的庫奇馬與西蒙年科於11月14日進行第二輪決選。

表 4-6 1999 年烏克蘭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結果(1999/10/31)

候選人	得票數	得票率
庫奇馬	9,598,672	36.49 %
西蒙年科	5,849,077	22.24 %
莫洛茲	2,969,896	11.29 %
歲塔蓮珂	2,886,972	10.97 %
馬楚克	2,138,356	8.13 %
卡斯坦科(Yuri Kostenko)	570,623	2.17 %
尤圖文科 (Hennady Udovenko)	319,778	1.22 %
阿那平科(Vasyl Onopenko)	124,040	0.47 %
沙夫斯基 (Oleksandr Rzhavsky)	96,515	0.37 %
卡爾馬岑(Yuri Karmazin)	90,763	0.35 %

卡那諾夫 (Vintaly Kananov)	76,832	0.29 %
伐幾洛克 (Oleksandr Bazyliuk)	36,012	0.14 %
海伯(Mykola Haber)	31,829	0.12 %

資料來源：烏克蘭中選會網站 <http://www.cvk.uprpack.net>

既然第一輪的結果已經揭曉，那麼大眾很自然地會把焦點擺在第二輪選舉前，庫奇馬與西蒙年科兩陣營能夠拉攏到那些第一輪失利的候選人，因為這些候選人可能具有左右選情的能力。由於許多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在民主化後都採取了半總統制及兩輪決選的憲政安排，因而不乏第一輪選舉中失利的候選人最後決定總統寶座誰屬的前例，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 1996 年的俄羅斯總統選舉。在那次選舉中，俄羅斯總統葉爾辛與俄羅斯共產黨黨魁祖干諾夫激烈相爭，¹⁷但在第二輪決選前，葉爾辛以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的權柄成功地爭取到得票率第三的列別得(Aleksandr Lebed)將軍的支持，¹⁸最後才在第二輪決選中以 53.82 % 的得票率對祖干諾夫的 40.81 % 驚險勝出。1999 年 11 月初，西蒙年科首先得到了社會黨黨魁莫洛茲與前國會議長、農民黨魁特卡琴科(Oleksandr Tkachenko)的支持，繼而態度強硬的歲塔蓮珂也終於表達她對西蒙年科的支持。¹⁹庫奇馬的舉動則與 1996 年的葉爾辛如出一轍：他任命馬楚克為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馬楚克不僅呼籲支持他的選民在決選當日支持庫奇馬，更宣示會「掃除烏克蘭的貪污與犯

¹⁷ 在 1996 年 6 月 16 日的第一輪選舉中，葉爾辛的得票率為 35.28 %，祖干諾夫為 32.03 %，兩者的差距僅有 3.25 %。

¹⁸ 列別得原是俄羅斯駐摩多瓦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區第十四集團軍的軍長。在擔任國安會秘書長後的 1996 年 8 月 30 日，列別得與車臣游擊隊的參謀長馬斯哈多夫(Aslan Maskhadov)簽署《關於確定俄羅斯聯邦和車臣共和國相互關係基礎原則的聯合聲明》，這紙等於停戰協議的聲明成功地將車臣問題擱置 5 年，第一次車臣戰爭亦宣告結束。1997 年，列別得發起成立「俄羅斯人民共和黨」並擔任該黨領導人，以及隨後成立的「第三力量」聯盟主席。他於 1998 年 5 月當選？ 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的行政長官。2002 年 4 月 29 日，列別得乘坐的 Mi-8 直升機在西伯利亞的阿巴坎城附近失事墜毀，他因傷勢過重不治。

¹⁹ *RFE/RL Newslines*, 11 November 1999

罪」。²⁰庫奇馬另外還積極爭取各省省長的支持，他除了承諾擴大地方的財政自主權外，更允諾於當選後設立上議院，將各省省長與議會議長納入。於是烏克蘭全國在決選前處在一種緊繃的氛圍中；現任總統庫奇馬籠絡了方面大員、前政府官僚(如馬楚克)與烏克蘭民族主義派，並雄據西部的票源；最大在野黨的黨魁西蒙年科則整合出了一個「在野聯盟」，佔有烏克蘭東部與俄語人口的選票。

決選的過程固然懸疑，結果卻並不意外，庫奇馬以 56.25 % 的得票擊敗了西蒙年科的 37.8 %，地域主義再度拉開東西烏克蘭的鴻溝；西蒙年科據守東烏克蘭 %，西烏克蘭則為庫奇馬的後盾。另外值得注意的則是，歐洲議會的選舉觀察團與美國國務院都批評基輔當局在投票過程中未能恪守中立，但都尊重決選的結果。²¹

表 4-7 烏克蘭總統第二輪決選的投票結果(1999/11/14)

候選人	得票數	得票率
庫奇馬	15,870,722	56.25 %
西蒙年科	10,665,420	37.80 %

資料來源：烏克蘭中選會網站 <http://www.cvk.uprpack.net>

表 4-8 烏克蘭總統選舉第二輪決選各省得票率

省份	庫奇馬	西蒙年科
利沃夫(Lviv)	91.59 %	5.15 %

²⁰ RFE/RL Newslines, 10 November 1999

²¹ RFE/RL Newslines, 16 November 1999

日托米爾(Ternopil)	92.17 %	4.84 %
伊凡 - 弗蘭科夫 (Ivano-Frankivsk)	92.3 %	4.48 %
羅夫諾(Rivne)	76.52 %	17.23 %
沃倫(Volyin)	75.44 %	15.19 %
切爾諾夫茨(Chernivtsi)	73.21 %	21.43 %
基洛夫格勒(Kirovohrad)	40.92 %	52.58 %
切爾卡瑟(Cherkasy)	39.95 %	52.28 %
文尼查(Vinnytsia)	33.9 %	59.2 %
日托米爾(Zhytomir)	48.06 %	45.89 %
赫梅利尼茨基 (Khmel' nyts' kyi)	50.95 %	41.97 %
基輔市(Kiev City)	64.84 %	26.05 %
基輔省(Kiev oblast)	58.51 %	34.34 %
波爾塔瓦(Poltava)	35.2 %	57.66 %
蘇米(Sumy)	48.53 %	43.36 %
切爾尼科夫(Chernihiv)	37.47 %	56.27 %
哈爾科夫(Kharkiv)	46.64 %	46.46 %
頓內茨(Donets' k)	52.9 %	41.23 %
盧甘斯克(Luhansk)	40.74 %	53.87 %
紮波羅熱(Zaporizhzhia)	44.83 %	49.69 %
涅伯羅彼得羅夫斯克 (Dnipropetrov' sk)	56.35 %	38.08 %
尼古拉耶夫(Mykolaiv)	45.9 %	49.16 %
赫爾松(Kherson)	41.88 %	52.88 %

敖德薩(Odesa)	52.83 %	40.63 %
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43.98 %	51.22 %
塞瓦斯托堡市(Sevastopil)	50.17 %	43.69 %
海外投票	79.73 %	15.21 %
總計	56.25 %	37.80 %

資料來源：烏克蘭中選會網站 <http://www.cvk.uprpack.net>

如前所述，烏克蘭現任總統庫奇馬的政績實是差強人意，經濟上未能有效地推動經濟改革，選舉前還受到俄羅斯金融風暴的拖累，政治上則有一個反對黨居過半數的國會牽制政府的行政，外加官箴敗壞、政府首長以權謀私。在這樣的情況下，庫奇馬為何仍舊能在激烈的選舉中脫穎而出？這其中的因素除了庫奇馬的「行政優勢」、較成熟的選舉策略與在野聯盟不能充分且有效的整合外，²²最重要的因素有三：烏克蘭共產黨的食古不化、庫奇馬在國家認同的立場上站了一個相對中間的位置與烏克蘭在總統選舉上採用了兩輪選舉制度，而且這三項彼此牽連。以下將對這三個因素逐一分析。

烏克蘭共產黨相較於前蘇聯集團國家(特別是東歐國家)的共產黨是很特別的，它不僅僅保留了從前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甚而連黨名都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²³原因是雖然在 1991 年蘇聯的八月政變後，民族主義的呼聲在烏克蘭境內甚囂塵上。烏克蘭人認為唯有在政治上走向獨立，經濟上切斷與俄羅斯的連繫，國家才能走上富國強兵的坦途，但烏克蘭卻與俄羅斯有著外界難斷的重重糾葛。特別是烏克蘭的能源與石油有近百分之六十需要仰賴進口，而烏克蘭最大的能源供應國就是俄羅斯。蘇聯時代計畫經濟的遺緒持續地影響烏克蘭的經濟狀況與俄烏關係，特別是在蘇聯時代高速工業化的東烏克蘭。在經濟持續地凋敝下，一般烏克蘭民眾已體認到重建與俄羅斯經濟聯繫的重要，1994 年 3、4 月國會選舉中烏克蘭共產黨的勝利與 7 月總統選舉中庫奇馬的勝出就代表了烏克蘭人對俄態度的轉向。因而烏克蘭共產黨走的保守路線代表了烏克蘭民眾(特別是領社會救助的老人與東烏克蘭的礦工)對蘇聯時代經濟穩定的眷戀，烏共在這一點上和鄰近的俄羅斯共產黨是很相似的。

²² 社會黨主席莫洛茲原定在 11 月 7 日於基輔所舉行的慶祝俄羅斯「十月革命」大遊行中，與西蒙年科同台造勢，但莫洛茲並未出席；另外崑塔蓮珂原先宣稱，唯有西蒙年科承諾她總理的職務才會公開支持西蒙年科。雖然崑塔蓮珂終究支持西蒙年科，也被外界解讀為是情勢所逼。RFE/RL NEWSLINE 11/11,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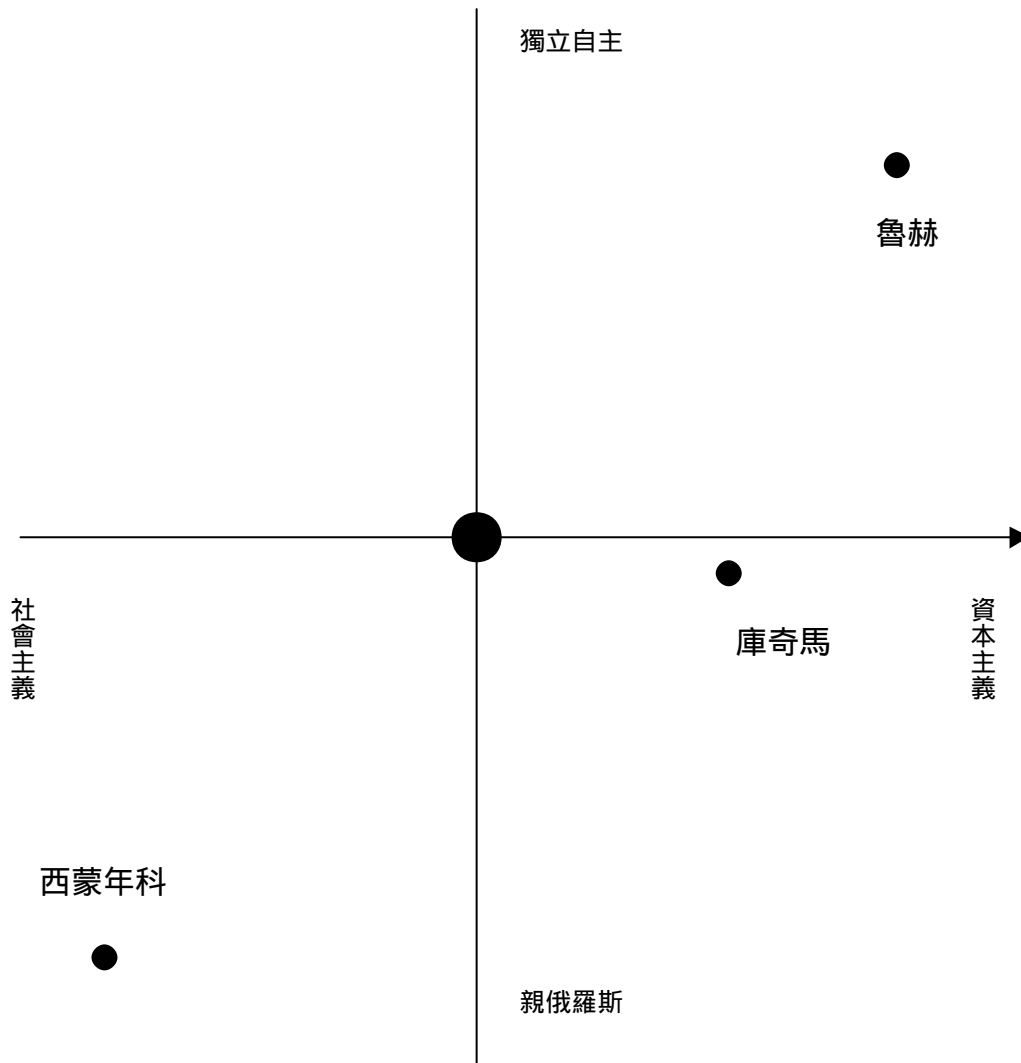
²³ 例如波蘭的共產黨(波蘭工人黨)轉型為「民主左派聯盟」(Alliance of Democratic Left ; SLD)，匈牙利共產黨轉型為社會黨(Hungarian Socialist Party ; MSzP)，捷克的共產黨轉型為社會民主黨(Czech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 CSSD)。

烏克蘭選舉中最重要的議題就是對俄羅斯的態度，然而總統庫奇馬的立場卻十分地值得玩味。1994年7月的總統選舉中他被認為是主張恢復與俄國的經濟合作且較親俄羅斯的一方，最後他在第二輪決選中以52.1%的得票險勝領導烏克蘭獨立的前總統克拉夫區克(45.1%)。但在1999年的總統選舉中，他卻轉而拉攏烏克蘭民族主義政黨的支持，其中的關鍵就是出在烏共總書記西蒙年科身上。

1994年的總統選舉，烏共雖然剛剛在3月的國會選舉中囊括了近四分之一的席次，但在總統選舉時卻決定不推出自己的候選人，轉而策略性地支持社會黨的莫洛茲。1999年西蒙年科代表烏克蘭共產黨出馬後，他不僅公開鼓吹烏克蘭應該與俄羅斯、白俄羅斯及哈薩克共組一個「斯拉夫聯盟」，也強調將改變庫奇馬政府現行的經濟改革路線。²⁴西蒙年科欲重新建立「新蘇聯」的政治主張自然吸引了絕大多數懷念共黨統治的選民，迫使烏克蘭傳統的民族主義派不得不倒向五年前被他們唾棄的庫奇馬。庫奇馬雖然在第一個任期內著重於改善烏克蘭與俄羅斯間的關係，但他也主張烏克蘭加入歐盟。因而庫奇馬在國家認同的立場上，相較於主張加入北約的民族主義派與建立新蘇聯的共產黨，相對地站了中間的位置。接著我們會在政策平面來標示1999年烏克蘭總統選舉中各主要政治勢力的立場。在下圖中我們以X軸來代表候選人的經濟政策，右方代表凡是主張採經濟改革、推動市場機制與私有化者；主張保護國有企業、減緩私有化者，就偏向左方。然後我們再用Y軸來代表各候選人的對俄政策，典型的烏克蘭民族主義、主張加強與西方的關係和對俄羅斯採取抗衡的立場，就偏向上方；而凡是主張與俄羅斯親近、外交上唯莫斯科馬首是瞻的，就偏向下方。

²⁴ RFE/RL NEWSLINE 11/11,1999

圖 4-1 烏克蘭各候選人的對俄政策



但是為何採取了中間立場就能吸引到大多數的選票呢？選舉的制度在此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總統選舉其實就是以全國為選區的單一選區選舉，「勝者全拿」而輸者「全盤皆輸」，因此有抑制小黨的作用。若選民一旦體認到自己所支持的候選人當選無望，便會在領先的候選人當中選擇一個最不排斥的人來支持。一般而言，離選舉愈近，選民此種理性投票的傾向就愈強。烏克蘭的總統選舉採取了二輪絕對多數的選舉制度，選民也許在第一輪選舉中盡其所好，²⁵但在第二輪的

²⁵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的法國極右派政治人物勒朋(Jean-Marie Le Pen)在 2002 年 4 月法國總統大選第一輪中出線的原因。

決選時，理性投票的原則會壓倒一切，這時選民比較的往往不是兩位參選者中誰較受歡迎，而是誰比較不被選民討厭。因此誰的政策立場比較能被選民接受，誰就佔了上風。

雖然庫奇馬的施政惹得民怨四起，但是西蒙年科主張的「新蘇聯」卻更激起選民的疑懼。烏克蘭雖然在蘇聯時期獲得了高速工業化(如頓巴茨的煤礦工業)與相對優異的經濟表現，但卻對共產黨不恤民命地推動集體農場(東烏克蘭)及二次大戰後的鐵蹄蹂躪(西烏克蘭)記憶猶新。加上庫奇馬將西蒙年科的出線渲染為「紅色的復仇」，不斷地強調他是唯一能持續改革路線、確保烏克蘭國家權益的選擇。儘管庫奇馬在1994年與1999年的立場看似有極大的差距(1994年親俄；1999年成了烏克蘭民族主義派)，然而在兩個極端立場的映襯之下，庫奇馬畢竟是走中道的人物，²⁶因而大部份不能接受烏共頑固立場的選民，就只好將票投給庫奇馬。²⁷這和1996年俄羅斯總統選舉中，葉爾欽掌握了民意大多反對俄共的心理如出一轍。²⁸

本節中討論了庫奇馬勝選的三個因素，分別是：烏克蘭共產黨的抱殘守缺以致於不能開拓出中間選票、庫奇馬自己能在對俄政策的立場上站了一個相對中間的位置，最後則是選舉制度的因素確保了勝選者必定要能爭取到最大多數的選票。不過這些因素都隱含了一個前提，就是烏克蘭民眾的投票行為並不是單純的經濟投票，而是某一程度的認同投票。²⁹

²⁶ 1994年的選舉中，民族主義派的前總統克拉夫區克將總統選舉定調為烏克蘭的「第二次獨立公投」，而1999年親俄的西蒙年科先提出了「新蘇聯」的說法，相較之下，庫奇馬則強調與俄羅斯的經濟合作和烏克蘭的主權獨立一樣重要。也就是因為他趨中的立場，在光譜上的兩端都有一定的可信度(accountability)，才能忽左忽右，「忽統忽獨」。

²⁷ 其實烏共並非沒有體認到選票極大化策略的重要性；烏共黨內曾建議西蒙年科師法讓波共轉型成功的現任波蘭總統科克瓦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RFE/RL NEWSLINE, 15 November, 1999。克氏轉型成功的關鍵是他以自身的形象成功地爭取到了年輕與中間選民的票源。關於克瓦涅夫斯基，請參閱吳玉山，《俄羅斯轉型》，頁86-87。

²⁸ 將1996年的俄羅斯總統選舉與1999年烏克蘭總統選舉相比是有根據的。因為除了結構上都是改革派的現任總統面對立場僵硬的共產黨領袖強大挑戰外，俄羅斯民主化的示範效應也在烏克蘭的選舉中發酵，像庫奇馬就聘請了俄國的選戰專家為其擘畫選舉策略。

²⁹ 如果烏克蘭選民的投票行為是屬於經濟投票的話，庫奇馬應該被西蒙年科所擊敗。

第四節 本章小結

在選票極大化的策略模式中，選民偏好的常態分佈與選舉競爭被認為是決定國內各政黨對外政策的最主要因素。民意在對外政策上的分配狀況會影響各黨在對外政策上的立場，選舉的結果並影響一國選後對外政策的產出。

烏克蘭的社會分歧是因族群、語言與地域所揉合而成。大致而言，東烏克蘭因為受到俄羅斯的影響較為深厚，因而在政治上或經濟上傾向俄羅斯；反之西烏克蘭則受到傳統歐洲文明的浸潤，烏克蘭民族主義的情緒昂揚，這構成了烏克蘭最重要的社會分歧，民眾也是以此為投票的依據。換句話說，對俄羅斯的態度主導了烏克蘭的選舉，各個政黨的政策立場也以此為據，而 1994 年總統選舉的結果也造成基輔對莫斯科改採扈從的態度，這符合了選票極大化模式的前提。雖然這樣的社會分歧乍看下會鼓勵政治人物採取激進的政策立場，但是由於總統選舉是一個全國性的單一選區選舉，烏克蘭又採取兩輪決選制，反而在制度上會造成民意的分配為常態分佈，獎勵立場走中道的候選人。庫奇馬之所以能夠成功蟬聯總統寶座的關鍵，正是由於他在對俄羅斯的立場上較烏共的西蒙年科更為趨向中間地帶，爭取到中間選民的選票，這也符合了選票極大化模式的預測。